



FAZHAN DE DAI JIA

# 发展的代价<sub>2</sub>

## 科技篇

王增奎 汤文菲 柴艳萍 著

新华出版社



# 发展的代价

科技篇

王增奎 汤文菲 柴艳萍 著

新华出版社

## 卷首语：代价——必要的丧失

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。人类文明是在不断同自然、同社会、同人类自身的对抗中发展的。回顾人类文明发展史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，人类征服自然、塑造文明的每一步都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。用鲜血换取和平，用生命换取财富，用艰辛换取科技的进步，用不竭的努力换取文化的繁荣……人类付出的这一切，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而言，都属于正常的支出，这种丧失不仅必要而且必然。

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之源，是充满睿智的人类。社会的进步、文明的进化，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人类自身的成长过程。然而，由于人类自身的幼稚和认识上的偏差，在人类文明演进的过程中，成就与失误总是如影相随、相伴而生的。这种失误通常表现为以下三种形式：一是舍简求繁，走许多弯路，找不到捷径，致使付出许多无谓的代价。二是适得其反，就像人们常说的“人类一思考，上帝就发笑”，人类殚精竭虑，绞尽脑汁，结果却背道

而驰。三是误入歧途，人类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取得的进步，却被误用在不当的领域，人为夸大了它的负面效应。这些情形，在人类文明史上时有发生，不胜枚举。

任何一种失误，最终结果都会导致代价无限增大。上学缴纳必要的学费，行路支付必需的交通费，就餐需要买单，观赏风景、观看演出需要购买门票，这些付出是正常的。如果连这些正常的支出都节约掉，那么不仅吝啬，而且也由此放弃了发展的权力。相对于结果而言，代价的付出有大有小。付出很大代价却换不回相应的结果，那么这个代价就是无谓的；付出一定代价取得相应的成就，那么这个代价就是必需的；付出较小代价取得双倍的成效，那么这个代价就是最佳的。以上三种情况，第二种是正常的，也是最为常见的。第一种和第三种都是特殊的，只不过前者造成了较大失误，后者创造了较大成就。面对代价，多数人的评判标准是只重结果。对结果满意，往往就忽略了代价；结果不够理想，往往会夸大代价。这看似无可厚非，其实却极为偏颇。有一些代价，就一定历史阶段而言是无谓的，但放到人类历史长河中却是极其必要的。代价意味着丧失，但必要的丧失总是裹藏着进步的动力。

代价的付出，从根本上体现了一种观念。观念的进步与落后，往往决定了评判代价的态度，决定了敢不敢付

出,敢不敢发展。当富足地区的人们支付上千元去观看一场明星们的精彩演出时,贫困地区的人们正在为花一元钱而盘算今后的生计;当西方发达国家投资几十亿资金改善自己的生态环境之际,发展中国家却正为赚取区区外汇而滥采滥伐。观念决定了人的生命轨迹,观念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明程度。发达地区不惜斥巨资发展教育、文化事业,落后地区却在为适龄儿童不能上学、教师工资不能按时足额发放而苦恼。文化产品已成为富有者必备的精神享受,贫困人群却终日为生计所迫而不知艺术为何物。知识产权早已成为文明国度重点保护的对象,许多落后地区的盗版、抄袭现象却屡禁不止。观念上的差异是根本性的区别,也是最大的症结。我们目前迫切需要一场观念的革命。回溯以往的历程,由于观念落后,我们曾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,经历了太多的挫折和失误。检讨自身的历史,我们应该明白,作为人类,最大的失误、最大的教训、最大的代价,就是我们的观念往往不能同文明进化同步,总是滞后于社会发展的步伐。

探讨人类文明发展的轨迹,早已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。其间的著作汗牛充栋,层出不穷。这些著作大多从正面立题,历数人类文明发展的成就,几乎涉及了人类发展的各个领域。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《发展的代价》,在这些林林总总的著作中虽然稍显孱弱,但它也

具有些许独特的魅力。其一,从反面立题,以人类的失误作为探讨内容,这无疑是一个崭新的角度。其二,从失误和教训谈起,探析代价付出的原因,这无疑是一个沉重而深刻的话题。其三,追根溯源,展示危机,向人类亮出黄牌,发出警告,这无疑是一项富有现实和深远意义的工作。

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收益,在发展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减少和避免失误,这是现代人理应拥有的最佳观念,也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得以实施的前提与依据。这部《发展的代价》,正是本着这一初衷著述的。这部书的创意是在1999年中秋时节提出的,在将近三年的著述过程中,著者几易其稿,精益求精,付出了艰辛的劳动。新华出版社的阎秋华同志,为本书的著述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和建议,借此深致谢忱。

著 者

2002年7月于石家庄

# 目 录

- 1. 人性的桎梏**  
——由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谈起 ..... (1)
- 2. 谙造的辉煌**  
——揭穿科技史上的骗局 ..... (11)
- 3. 扭曲的出身**  
——从古代炼金术、占星术说起 ..... (20)
- 4. 科学主体的暗区**  
——浅谈定势思维的负效应 ..... (28)
- 5. 名与利的诱惑**  
——谈科学家的人生误区 ..... (38)
- 6. 科学的遗憾**  
——浅论学术权威压制 ..... (47)
- 7. 寂静的春天**  
——从杀虫剂的报复谈起 ..... (56)
- 8. 大科学困境**  
——浅论科学功利与科学追寻 ..... (64)
- 9. 智能技术的忧思**  
——由人机对弈谈科学的进化与异化 ..... (73)
- 10. 基因威胁**  
——“潘多拉魔盒”的魅力 ..... (82)
- 11. 科学的沼泽**  
——探求现代迷信泛滥的原因 ..... (91)
- 12. 天使与魔鬼**  
——从原子弹的发明谈起 ..... (100)

- 
- 13. **技术污染**  
——来自“地球村”的呼唤 ..... (108)
  - 14. **隐形杀手**  
——谈技术产品的负效应 ..... (117)
  - 15. **能源危机**  
——兼论人类发展的前途和出路 ..... (125)
  - 16. **魔与道的较量**  
——谈计算机网络犯罪 ..... (135)
  - 17. **药能致病**  
——浅谈药物对人体的负面效应 ..... (149)
  - 18. **迷途的羔羊**  
——试论高科技的滥用与僭妄 ..... (157)
  - 19. **世纪伦理**  
——关于克隆技术的思考 ..... (165)
  - 20. **科学的困惑**  
——由玛雅水晶头骨谈起 ..... (172)
  - 21. **养在深闺人未识**  
——科学真的曲高和寡吗? ..... (178)
  - 22. **科学的失误**  
——从“泰坦尼克”号沉没说起 ..... (187)
  - 23. **生与死的烦恼**  
——由“安乐死”立法谈起 ..... (196)
  - 24. **科技发明中的马太效应**  
——兼论科技人才的培养机制 ..... (206)
  - 25. **科学的浪费**  
——科技发明不等于智力游戏 ..... (211)
  - 26. **科技奖的负激励**  
——兼论我国的科技激励机制 ..... (220)

- 
- 27. 画饼不能充饥  
——浅谈科技成果的转化问题 ..... (230)
  - 28. 科学不能承受之轻  
——浅议科技与政治的关系 ..... (236)
  - 29. 安车代步的遗患  
——关于汽车工业负效应的反思 ..... (244)
  - 30. 容易受伤的“大孩子”  
——低技术对高技术的嘲弄 ..... (253)

# 1. 人性的桎梏

——由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谈起

同记载文明史上最野蛮事件之一的南京大屠杀一样，人类也记载下这件事情，这是全体有人性文明而存在的善良人们永恒的苦难记忆，带给所有懂得“人是人”哪怕“兽是兽”的良知者最崇高的心灵震荡，而使我们再次痛苦惊心地反思生命。

公元 415 年 3 月的一天，女数学家希帕蒂娅坐着马车如往常一样去研究院讲课。事前策划好的一群暴徒，在马车行至一个教堂门口时，迎面拦截，把希帕蒂娅从马车上拉了下来，拖进教堂。在一个牧师的指挥下，暴徒实行了惨无人道的暴行：首先把希帕蒂娅的衣服剥光，一根一根地拔掉她的头发，然后用锋利的蚝壳把她身上的肌肉一片一片地割下来！

……最后希帕蒂娅还在颤动着的肉体被投入熊熊大火！

读到此时和写到此时的人的心情是一样的，应该为历史的沉痛所凝固了。无论是宗教与科学，还是任何人世间的斗杀，都是我们从哪一种兽类都无法见到的，这样的悲剧只发生在人类之中。

我们文明史上如此暴虐残忍的时间不是很少。就宗教而言，历史上的体制化了的宗教——教会与教士，扮演过野蛮的角色，残害真理和生命，尤其是科学。

我们为科学的生命和牺牲而默哀的时候，我们却看到体制化了的科学——科学组织与科学家，却也扮演了同残害希帕蒂娅的疯狂者一样残忍的角色。

这个罪恶角色曾经横行在中国，就是灭绝人性的日本“731”；横行在二战期间的德国，名叫优生学。一位智者说过，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，是野蛮的。优生学，就是这野蛮的魔鬼化身之一。

一方面，一些希特勒的追随者歪曲进化论，也歪曲和泯灭人性甚至物性，疯狂地参与屠杀；另一方面，他们要试验——活体和死体试验，发展他们的优生学，为政权统治服务。这是一批遗传学家、人类学家和精神病学家。

柏林的一位心理学教授说过：“早在纳粹党出现以前，我们的优生学运动就已经开始了。所以当希特勒下达灭绝犹太人的命令时，我们是很容易接受的。”

为此，科学精英们挑选活人关进毒气室，在活人身上做各种实验，同时进一步肢解，进行实验室研究（“731”的一幕一幕掠过，狞笑的声音布满了天空）。在奥斯维辛集中营，专门挑选双胞胎、巨人、侏儒做活人试验，然后肢解。大脑学科的专家需要人的头颅，两位教授的审讯供词中谈到数量是“越多越好”，而小孩的头，过期变质，“只有一半可供试验使用”。

我们在未从理论上分析宗教与科学关系之前，从一种近似精神关怀的角度列举了两件残忍的“人类文明”。我们注意到，在这样的事件中，宗教与科学无二，他们走向共同的残忍人性。是的，必须是人性，因为作为“物”，无论野兽还是爬虫，都是见不到这种暴行的。

宗教和科学是激烈斗争的，它们之间含有矛盾对立的因素，何以产生相同的人性变异？在这里，我们要声明的是，注重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中的政治与人性因素，甚至可以说，注重一种广义的人性、心理感情等，制约了宗教和科学的表现形式。我们并不像西方一些学者那样，认为“近代史上的宗教与科学的冲突，是愚昧无知的教会和教士们犯下的蠢笨的错误，而不是宗教本身的

错误”。那么，如此说，科学的野蛮也不是科学的过错而是人的过错。

我们只需问一句：人是因为怎样的思想而犯错？

考察人性的一般性，从而考察社会中的异化。我们还需考察它在不同活动中的异化与发展对这种活动的影响，如宗教与科学。

宗教与科学在这里我们作为一种社会活动过程来考察。科学的体制化，就是指这种活动成为形式，有其主体，有其体现。其体现不仅仅是在思维、知识等方面，还有一点就是组织化了的人。从很大意义上讲，主体的人的系列活动构成和体现了这个事物的特点，而在活动过程中，有两个因素混合出现：一是这种事物的性质，一是主体的人性。它们相互影响，相互制约。

我们脱离主体来谈宗教与科学活动，是不全面的。当然，活动的体现者和这种活动的精神不是完全一样的。从人文精神关怀的角度看，在这里只说一句，宗教与科学成了势力和特权并且伴随异化的人性后，其共同特点是被人性的异化所覆盖，丧失了他们自己的始创功能，而被能动的人再度利用，体现了的都是异化了的罪恶。这是社会科学、人文科学工作所应该看到的共同问题。

把这一点，即活动的主体——人性考察完，我们下面从宗教与科学的精神概括（即一般定义）上来总结科学误区的教训，认清科学发展的阻力和负效应的部分影响因素。

吴忠在《西方史上的科学与宗教》一书中指出：“宗教是某种以崇拜为基础的封闭性的信仰系统，而科学则是一个以经验为基础的永远开放性的知识系统。”

科学活动的特性之一是它的革命创新，而宗教神学统治整个西方达 1000 多年之久。宗教绝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统治地位，它对科学的每一次革命，都会疯狂地进行镇压和报复。如此，科

学的悲惨就记录在人类野蛮进化的历史上。

翻开蒙难的册页：

科学家帕利西因说化石是动物的遗体而不是“造物主的游戏”，被“宗教裁判所”判处死刑。

比利时生理学家维萨留斯，由于出版了解剖学著作《人体结构》，于1564年被迫去圣地——耶路撒冷作忏悔，归途中遇难。

4世纪，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女天文学者伊巴蒂研究天体而被视为妖术，惨遭杀害。

塞尔维特在《基督教信仰的复兴》一书中提出血液循环的见解，被烤两个多小时后悲惨死去。

坚持哥白尼“日心说”的布鲁诺，先被投入监狱，后于1600年2月17日在罗马鲜花广场被烧死。

这是一种蒙昧性的封闭式的思维方式，影响并且伴随蒙昧性的人性而走向野蛮。而对科学残杀、对人残杀的表现，这里面起着主要作用的是宗教神学。它作为一种统治，只残留了顽固的封闭思想，甚至连它自身的一丝亮色，也失去了。

这种宗教思想，在信仰和精神上，不但影响科学家的思路，还直接阻碍创造活动的进行。

恩格斯早在100多年以前，在他所撰写的《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》一文中，就一针见血地批评牛顿等一些大科学家，在心灵中沾染着或浸透着“极端的幻想、盲从和迷信”。这正是宗教思维和观点的表现。

晚年的牛顿，认为“上帝”是一个永恒、无限、绝对完美的主宰者。牛顿竭力在天体力学中寻找所谓“上帝”存在的论据，孜孜不倦地刻苦研究，忠实地为“上帝”服务。据史料记载，牛顿从1687年到其逝世的1727年40年中，狂热地研究“炼金术”和注释《圣经》，自觉运用自然科学知识来宣传教义，完全违背了青少年时期研究科学为人类造福的初衷。牛顿坚信行星有序地

围绕太阳运转，是由于“上帝”的第一推动力。为了“驳倒”唯物论者和无神论者的“谬论”，牛顿竟然应牧师本特烈的请求，在本特烈主讲的“科学讲台”上，对一次题为《对无神论的驳斥》的演讲，提供了“上帝存在”的各种论据。一位名扬天下的大科学家，竟为“伪科学”助威呐喊，并宣称这是为了履行“科学家应尽的责任”，这是多么荒唐多么可悲啊！

正是由于宗教神学的影响，许多著名科学家走上了歧途。法国数学家巴斯卡，创立了数学归纳法，发现了二项式展开的系数规律，提出了射影几何的一个基本原理，并由此做出了400多个推论，与费尔玛一起奠定了概率论的基础等。然而由于宗教神学的影响，他从童年起就想把宗教信仰与数学的理性主义调和起来，宗教神学逐渐主宰了他的一切，使得他不仅对数学渐渐厌烦起来，而且像个苦行僧似的，把一条有尖刺的腰带缠在腰上，一旦认为自己产生了什么不虔诚的邪念时，马上用腰带来刺肉体。正当年富力强，在科学上完全能够做出更大贡献的时候，他却放弃了科学的研究，热衷于神学。由于精神和肉体的折磨，他不满39岁就离开了人世。印度著名数学家拉马努真是一个虔诚的婆罗门教徒，婆罗门教的素食主义使他在苦行中本来就很虚弱的身体更加虚弱，婆罗门的教规使他不愿离开家乡，所以未能得到很好的学习和工作条件，33岁时就结束了一生。

宗教作为一种强制力量，可以在政权机器的控制下，迫害科学发现，迫害科学家。其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斗争。它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哲学观念，在科学的研究活动中，尤其是在西方，对创造性思维的束缚，直到今天也还是巨大的。这不仅仅表现为当代个别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皈依上帝，而且还表现为宗教思想借用先进的科学手段广泛传播，不断扩大其影响力。

当然，宗教神学与科学是不无联系的。科学大多萌芽在宗教中。如同炼丹术是化学的起源，占星术是早期萌芽状态的天文

学，巫师则可以认为是最早的医生，很多宗教神职人员，兼职科学探索任务。然而，科学越来越发达，逐渐打破了宗教神学的价值判断标准，科学与宗教分庭抗礼，“现代西方的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进入一个更加复杂、更加微妙的阶段”。

作为一种知识体系，宗教神学无疑是错误的哲学思潮，其论证方法的错误是明显的。但因为科学发展的不完善，宗教神学仍有生存的土壤，没有完全丢掉其阵地，科学还无法完全从宗教神学的束缚中摆脱出来。到当代，科学成为一种社会化的职业，但并未彻底摆脱神学思想的桎梏。宗教神职人员与科学家并未截然分开，现代宗教逐步协调同科学的关系，虽然没有中世纪的惨剧发生，但是科学发达的西方国家，尤其是基督教国家，人们的生活方式、生活内容无不在宗教神学的影响之中。这对科学探索产生迷茫的人来说，更可能成为一种自然的世界观转向。

正如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保罗·戴维斯所说，科学与宗教代表了人类思想的两大体系。科学与人们生活的接触，不是在心智层面上，科学实际上是通过技术影响到他们的生活。“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，尽管外表上很科学化，但是骨子里仍是属于宗教的。在像伊朗、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国家里，伊斯兰教仍然是占有优势的社会力量。在工业化的西方，尽管宗教已经分裂，多样化了，有时还变成了模模糊糊的伪科学性的迷信，但人们仍旧在继续寻求生命的更深的意义。这种寻求也不应该受到嘲弄，因为科学家们也在寻求一种意义。”

这就是科学和宗教在理论追求的一种意义上的共同点，即追求本原和存在。然而，宗教是要求真正的信徒无条件地服从，不允许提出一丝一毫的质疑；而科学却是以严密的逻辑推理使人信服，提倡的是怀疑和探索精神。

宗教从总的出发点来看，是唯心的，是建立在绝对信仰的信条之上的，所以具有偏执性。因此，作为偏执的统治是不讲求个

体人性的。

如果从人性价值的道德判断来说，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，宗教的实质也是道德，只不过采取了一种虚幻的形式。宗教被马克思说成是麻醉人民的鸦片，它用关于来世的幸福来引导人们在现世忍受苦难，遵循有助于维护现世秩序的道德规范。

科学作为知识形态，是在人类实践基础上产生的。“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萌芽，推动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出现，并使其迅速得到发展，机器大工业的要求，及其提供的条件，使科学实验成为相对独立的实践活动。”

哥白尼太阳系学说的创立，标志着自然科学开始冲破神学的桎梏地而宣告独立。近代科学就是以此作为新阶段开始的。

科学和宗教，都是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，但是科学的根本标准是实践。和宗教截然相反的是，科学不是由强制性约束、信仰、形象情节或者行为规范构成的体系。科学的直接目标是追求真理，这和宗教信徒的出发点完全不同。

科学作为一种精神体系，对于人类道德行为的影响来说，是积极地面对现世，而不是来生。而且，在现世的基础上有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献身追求，或者可以说，寻求一种原动力的精神支持。科学正是人类向上的、严谨的而又具有浪漫特征的综合人性反映，是人类文明的标志。

但是，像刚才保罗·戴维斯谈到过的“骨子里的仍是宗教”的情形，却是不容人们乐观的。这不仅仅是因为科学的发展还不够完善，也不仅仅是因为科学普及还不够，单纯从科学的角度，是不能够解决一切信仰与社会精神问题的。因为，目前社会，科学的精神影响是微小的而不是巨大的。或者说，科学所谓的“精神”在与人性和社会的结合中，发生了变异。在现世之中，有些人忍受不了生存的苦难，丧失了追求而沉入来生的希望；技术化和体制化发展为人类生活带来了许多破坏性甚至毁灭性行为，使

很多人们以原始状态抗击现代文明。这是一种消极复归的宗教式情结。

科学精神在贯彻和发展的过程中，科学活动主体不理智的或极其实际的信条被进一步技术化、应用化，科学应用到实际技术中的模式变成了“什么是什么”，而不是科学本身应有的“什么是什么”。这是一种机械式的思维缺陷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狂热地笃信宗教和狂热地推行一种利益的、无上权威的信条是等同的。虽然后者被认为是“实践了的”、“科学的”，而这恰恰是一种僵化崇拜。这就是人性桎梏，因为人性的信仰和思维弱点，使这种灵活的精神异化。

用克里斯多弗·埃文斯的观点来说，是一种“非理性崇拜”。就科学与宗教来看，也是如此。宗教目前处于守势，处于弱势，这只是就它不成为强势权力来说。实质上，对普通民众来说，对最一般层次上的广大人民来说，科学的信仰是普照不到他们的。但是，科学文化盛行的社会中，有一种“次要的”宗教，“这些宗教似乎与星球大战及微晶体的时代更为合拍。与不明飞行物体、超感观知觉、心灵交往、信念治疗方法、超验冥想相关的崇拜以及其他基于技术的信仰大行其道就证明，在一个表面上是理性的、讲科学的社会中，信仰和信条具有持久的吸引力”（保罗·戴维斯《上帝与新物理学》）。

我们对这种现象要注意的是，人们需要支持和信仰，人们精神是苦难的，他们需要灵光的照耀和安慰，这正是宗教的作用。而限于接受层次及精神人格的坚强程度不同，对唯物科学的捍卫是一种艰难的牺牲，因为他没有“支持”。虽然这本身是一种自由的信仰，但是，现在乃至将来绝不是轻易能达到的。科学的精神在于启蒙，而人们只想幸福地得到安慰，不理解动荡的启蒙。

在这里，我们要提到英国人怀特海的观点：宗教是人性寻求上帝的反应。把上帝描述为一种强力，就激起现代人产生各种各